

图书馆学研究的理性与感性

王 梅 著

图书馆学研究的理性与感性

王梅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图书馆学研究的理性与感性 / 王梅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108-2415-9

I. ①图… II. ①王… III. ①图书馆学—研究
IV. ①G25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59956号

图书馆学研究的理性与感性

作 者 王梅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山东理工大奥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6.25
字 数 6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415-9
定 价 8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本书是我二十年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学习与思考的记录与总结,总的来说是我对图书馆学研究的一种观点与见解。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图书馆学研究的理性,二是图书馆学研究的感性。我认为对于一个职业和依赖这门职业的学科来讲,单单有理性研究或者单单有感性研究也许都是片面的,应该是理性研究和感性研究的合二为一,和谐共处。亦即对该学科思辨与反思的辩证统一,思考与情感的辩证统一,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辩证统一。纵观图书馆这门职业和图书馆学这门学问的历史走向,横向借鉴西方国家图书馆人文化的成功实践,就很容易的发现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因为主要是为广大读者服务,是做“人”的工作的;主要是研究图书馆服务中的人文现象的,其科学性与人文性并存,其理论性与实践性相长,因此是非常适合理性与感性的协调一致,共同发展,亦即它们的科学与人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协调一致和共同发展。

卷一:主要是我对图书馆学的理性认识与研究。“理性”主要体现在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图书馆哲学研究、图书馆人文研究、“图书馆精神”研究、“图书馆权利”研究、“图书馆制度”研究、“图书馆公共性”研究和“图书馆阅读论”研究等八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我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是我个人的一点认识与见解。它们主要来源于多年来我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学习、思考与积累。当数量上有了一定的积攒之后,思维和思想中对它们的反思就多了起来。回过头去看,这些反思之后形成的我的这八个方面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观点与观念,其实是我对图书馆学这门学科的一种个人的总结与概括。对我个人的图书馆职业实践和图书馆学的理性思考来说,每一部分的内容在当时的写作都是有理由的,因而都是必要的。因此,这是我多年来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一种理性思考,作为一个图书馆员我个人的关于图书馆学的一点儿理性思维之所在。虽然它们看上去并不怎么系统,也缺乏某些所谓的理论性和深刻性,但却是我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一种积极而有效的学习与思考。这些都是我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领域的学习与一点儿研究,因为我就是在从事这个职业,在学习与感悟这门学问。而相对于一门学科的整体走向上来说,其基础研究领域的内容是最丰富的,也是最容易令人心动的——多年来我对图书馆学的心动就在这个基础研究领域。因此我把它们概括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之我见”。

卷二、卷三和卷四:主要是我的图书馆学感性研究的部分。这部分“感性”研究,主要是三部分图书馆学学术随笔性质的对图书馆职业与图书馆学术的心灵感悟与精神体会的个人表述。它们主要来源于我多年来的图书馆学的博客写作的积累。虽然是基于个人个性化的表述,但是共性和共同点还是有的,那就是属于我们大家所共同拥有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由于图书馆学主要还是一门人文学科,直接面对读者服务的实践性较强,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人文性气息更为浓厚,因此就决定了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感性因素较多。作为一名图书馆员,在自己的图书馆日常工作实践中,只要认真工作用心观察努力思考,只要能对自己所做的投入进去,对图书馆现象和图书馆学的有关问题自然就会有许多的心灵感悟与精神体会,因此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研究的感性思维和感性思考,然后在文体上体现出相应的内容与内涵性的写作自然就是必不可少的。具体而言,我的图书馆学感性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

卷二:“图书馆员”研究随笔。图书馆学术界对“图书馆员”的研究既有理性的——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为“图书馆员的能力素质”的建设与培植,也应该有感性的,但目前图书馆学术界往往忽略对“图书馆员”的感性研究——除了论文这样一种单一的形式就鲜见其他的表述。只有对图书馆学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理性和感性研究,这样才既能认识“图书馆员”

的理论价值,也能促进图书馆员的工作与身心的健康发展。对我而言,觉得自己对“图书馆员”问题的这些感性思考与研究(目前为止还缺乏系统性),反过来对我的图书馆员工作的帮助与促进很大,使我能从方方面面的身边诸多小问题的思考入手,解决自己的许多困惑的心理与精神问题,从而轻装上阵,更好的服务于自己的图书馆职业工作,也更有针对性的思考“图书馆员”的许多现实性的学术问题。这样会有利于图书馆员的心理与精神上的健康成长。多年来我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随时进行的感性思考与图书馆学专业博客上的多文体写作,一直持续不断,总体上呈现一种散论状态。我的感性——“图书馆员”研究随笔主要包括:图书馆员的“图书馆哲学”、图书馆员“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员的“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员的“图书馆职业”、图书馆员的“图书馆精神”、图书馆员的“图书馆职称”等 67 篇随笔。

卷三:阅读和“图书馆阅读”研究随笔。近年来,随着我们国家提倡公民阅读,加大全民阅读建设的力度,并把社会性阅读放在战略的高度来考虑,阅读经典促进与养护民族的心灵成长,就成为全社会上下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趋向。图书馆是收藏大量经典名著的地方,图书馆最大的宗旨与功能其实是为读者提供经典阅读的各项服务。作为图书馆员,尤其是高校的图书馆员,在要求读者进行经典阅读、辅导读者进行经典阅读的同时,图书馆员首先要重视经典阅读并身体力行的进行相关的经典阅读,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相关的写作。这样才能有能力有素质为读者提供更好的阅读服务与指导。因此,阅读与写作,因此成为图书馆员的一项隐形的基本功,图书馆员必须时时保持对经典阅读,才能更适合图书馆的需要。阅读与写作,是图书馆员心灵与精神成长的双翼,是图书馆员通往外界走向社会的信息之窗。我的阅读和“图书馆阅读”研究随笔主要包括:读书与写作、书评、对阅读现象的思考、“图书馆阅读”之一、“图书馆阅读”之一、“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探求等 76 篇随笔。

卷四:与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有关的文学习作。我的这本书的动因,主要是因为个人对图书馆职业和图书馆学的爱好,因为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兴趣与信念使然。作为一名图书馆员,我所理解和认同的图书馆学及其研究,是包括理性和感性合二为一的一种相互结合相互统一的状态。因此我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感知、认识与理解,在理性和理论的基础上,喜欢倾向于进行适合自己特点和爱好的进一步的感性探求。因此在“图书馆员”研究随笔和阅读和“图书馆阅读”研究随笔这两部分感性内容之后,我还根据自己的图书馆职业生涯中的日常工作上的爱好与习惯,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进行了一点儿粗浅的文学性习作的创作体验,适时的进行图书馆学的专业博客的写作,这就是本书的卷四的部分,与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有关的文学习作,我认为这是我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研究的感性之感性的所在,是文学习作上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一点儿神秘性和情感性的探求,我个人觉得这样很有必要,因为它能加固和提升我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情感体验,使我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不但始终保有浓厚的兴趣,还始终保有必要的热情,然后滋生出一股前行的动力,即使孤独也不寂寞,即使清苦也堪当乐趣。这么多年支撑我快乐而幸福的走过图书馆和图书馆学这条河的,既有对图书馆学的理论学习与论文写作的兴趣与热情,还有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情感着迷——即文学意义上的一点儿理解与写作的尝试,这是非常感性的东西,也奠基了我心目中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大厦,因而辩证的看,其实这些也是非常理性的东西。理性和感性,同样都是为一个人心目中的学术大厦所需,都是必不可少的建筑材料。因此我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理性和感性都是我个人的爱好与兴趣之所在,它们和谐共处比翼齐飞。如果处理得当,它们就都能与图书馆职业和图书馆学研究融为一体,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我的感性之感性——与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有关的文学习作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散文、诗歌、散文诗等 57 篇习作。

王 梅

于山东理工大学逸夫图书馆

2013 年 11 月 24 日

梅花香自真情在(序一)

蒋永福

不知什么时候起,本书作者王梅的名字频频出现于图书馆学学术园地里。翻开近十年的国内图书馆学专业刊物,你就会发现,王梅的名字经常赫然显现于其上。王梅已成为我国近期图书馆学学术园地中“暴光率”最高的学人之一。

王梅,如同飞旋于图书馆学园地上空的蜜蜂,哪里有花香,她就到哪里去采粉酿蜜。图书馆哲学研究,图书馆人文研究,图书馆精神研究,图书馆权利研究,图书馆制度研究,图书馆公共性研究,图书馆阅读研究……如此多的花束丛中,都能见到王梅的身影,都能闻到王梅的声音。这些研究正是王梅本书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

学术是什么?在我看来,学术就是对自己喜欢的问题进行不断思考和探讨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就是一种精神,就是一种追求,就是一种超越。从存在论意义上说,学术就是一个人的生存方式亦或生活样态。王梅生存于图书馆的空间里,生活于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不懈思考之中。王梅未曾师从于名门,未曾追随于名家,她只是热爱自己的图书馆职业,把自己的理性和情感全然投入于实实在在的、平平常常的、默默无闻的职业生涯之中。王梅就是这样的人——把理性思考和情感体验用文字表述出来,从理性思考中掂量着学术的深度,从情感体验中诉说着人生的喜怒哀乐。这就是本书分为“理性”与“感性”两大部分的原由。

王梅是从不间断思考的人。思考源于问题意识。王梅经常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图书馆是什么?图书馆学是什么?你在他们之中,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我问自己,记不清是第几次这样问自己了。但是只要一有时间,我就情不自禁地问问自己。不期求回答什么,但也愿意这样问一问自己。”由此,我不由得想起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认识你自己。是的,王梅在认识着自己——认识着自己的职业,认识着自己的学科,认识着自己的人生。本书之所以“自传体”意味极浓,正是因为本书就是王梅认识自己的产物。

“我似乎是在图书馆学中,毕竟主观上我是这么强烈地追求着,爱恋着,但图书馆学能否敞开它的胸怀接纳我?它能否给予我一块儿哪怕是荒芜的园地,让我在上面瞭望、反思、开垦、播种、施肥与除草?文体与写法是不是就是永远一成不变?我也知道,它们应该不是”。这是王梅自问自答的一段话。正是基于“文体与写法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认识,本书的文体和写法与众不同,可谓“杂烩”之著——有论文,有散文,有随笔,有诗歌。尤其是诗歌部分,不对仗、不押韵、不对称,真可谓自由得有些散漫的“杂诗”。然而,杂而不乱,杂而味正,杂而情真,使得“杂烩”本身反而成了本书与众不同的可取特色。此乃“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在我看来,与其把本书看作学术著作,不如把它看作一个图书馆人对图书馆实践与理论

的诗意性存在论诊脉,不如把它看作一个图书馆人的职业赞歌,不如把它看作一个图书馆人的多彩人生的“协奏曲”。这脉搏,这歌声,这旋律,足以宣明图书馆人的智慧理性,足以表达图书馆人的善与美的情怀,足以昭示图书馆人的有仁有智、有魂有魄、有血有肉的精神世界。这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是为序。

于黑龙江大学汇文楼

(蒋永福,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生导师)

图书馆学的魅力(序二)

吴 晞

图书馆学是一门有魅力的学科。

这里所说的图书馆学,主要是指学科的理论研究,属“形而上”的层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基础研究。这种基础性、学术性、理论性的工作和我们平日从事的图书馆实际工作,既有联系,又有差别。

什么是基础性、学术性、理论性研究?应该说,基础学科理论是我们整个图书馆行业或某个研究领域的灵魂、精神和价值核心。如果说我们事业发展是人体躯干的话,那么学科理论就是人的大脑和神经中枢。一项事业或是一个行业,如果失去了其作为核心体系的精神和灵魂,就如同一个人没有了健全的头脑,只有躯干在运动,即使四肢发达,也只是盲动、蠢动而已,其结果必然会南辕北辙,迷途而不知返。

当下业界有一种糊涂认识,就是将有关图书馆学科的哲学思考、理论研究和图书馆实际工作对立起来,似乎两者形同水火,互不相容,是分灶吃饭的两拨人、各行其是的两码事。我无法苟同这样的看法。仅以我自己为例。按照世俗的看法,我似乎应该被划入“实际工作者”或“图书馆管理者”的行列,我本人也确实学术造诣不高,也没有机会系统深入地进行学科上的研究探讨,但是我从来不敢忽视学科理论的指导作用。审视我从业以来的种种得与失,如果说有所成就、有所发展,都离不开正确学科理论的武装和引导;如果说还有各种缺失和不足,往往也是研究水平不高、观念认识不到位的结果。每当遇有重大转型或业务、技术决策,我总是提醒自己和所在的团队,不要在具体的业务、技术里面打转,要跳出问题本身,做更深层次的思考。我想,优秀学科研究成果的价值正在于此,它使人超越眼前的种种迷障,高屋建瓴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处理问题时不受各种世俗意见的羁绊。

然而我要表达的还不仅于此,更为重要的是,图书馆学不仅仅是有用的,也是深具魅力的。

各种能够自成体系的理论,也包括图书馆学的理论及其哲学、文化层面的研究,都有其自身的魅力。这里我所说的魅力,是学科所自有的,它不仅仅是实践工作的总结和提高,也不是对某个具体问题的概括和结论,甚至也不包括某些经验和具体做法的推而广之。理论就是理论,理论的魅力来自其自身,而不是其它什么外在的东西。这种魅力是什么呢?似乎难以一言以蔽之,可以这样说:它一定是鲜活的、充满生命力的、能够让人为之心动并由衷服膺的,而且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这种魅力,或来自其价值观念,或来自其自身的逻辑力量,或来自令人信服的文化传统。总之,理论之魅力在于理论本身,出自理论本身,一个没有自身魅力的理论是没有生命的,也是难以广泛令人接受的。

毫无疑问,图书馆学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学科,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学科研究就一定要跟

在实际工作的屁股后面跑。恰恰相反,我们今天特别要强调我们的基础研究要有“形而上”研究和成果。多年来总是在强调学科研究与图书馆工作实践相结合,这本身并没有错,但今天恐怕更要强调的是学科研究要和实际工作适当“分离”,或者说是“有意疏离”,不要陷入具体工作、具体事务、具体结论、具体数据,提倡和各种“实务”拉开距离,高屋建瓴地提出学说和学理。

王梅的这本书《图书馆学研究的理性与感性》对此做出了很好的探索。从作者激扬的文字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她的激情和思辨,更能体会出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魅力,以及一名图书馆从业者对职业的热爱和精神追求。

王梅在图书馆界小有名气。她的博客“图书馆员:王梅”和微博“王梅的图书馆”活跃多年,也常在业界网络的论坛、圈子里阐发独到和精辟的见解,吸引了不少眼球。更为难能可贵的,她不拘泥于具体的业务工作,多年勤于思考,潜心钻研,探微求真,集腋成裘,究学科之际,成一家之言。作为一名图书馆员,能够体会到图书馆学的魅力,并为之增光添彩,是职业乐趣,是对学科的贡献,也是一种值得倡导的职业生涯。

不想讳言,翻阅王梅的书稿,我并不完全赞同她的某些论点和看法,日后倘有机会,我还打算写些商榷文字。但这并不妨碍我诚心向大家推荐王梅的这本书,更要提倡业界同仁能够向王梅这样,感受图书馆学的魅力,享受作为一名图书馆员的职业乐趣。

2013年11月15日 于鹏城喧喧轩

(吴晞 深圳图书馆原馆长,现任深圳图书情报学会理事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

圖林盛放一枝梅(序三)

王 波

因为较早参与网络图书馆学论坛,又写过《网络图书馆学的兴起与发展》这样的文章,还出版了有些影响的博客随笔集《快乐的软图书馆学》,在图书馆界的网友们那里,我便成了“网有所成”的白衣秀士,俨然成了公知公用的大兄弟。但凡谁有新著出版,都要拉我这个大兄弟品鉴一番、说上两句。

这不,山东理工大学图书馆王梅老师的新著《图书馆学研究的理性与感性》将要出版,又飞鸽传书要我写序。我看见蒋永福教授的大序赫然在前,颇有“崔颢题诗在前头”之感,惶惶然不敢下笔。但王梅大姐说性质不同,蒋序是大家提携,我的序是同辈声援,还是应该写点什么。

据我观察,王梅大姐的文风某种程度上的确受到我等网络图书馆学早行人的影响,此前她也写图书馆学论文,但不管是选题范围还是行文运思,都不够放阔、舒展和潇洒。受到我等博文风格的传染,她也渐渐大胆起来,写起文章来话题宽了、视野大了、用词活了、思想深了,用她的话说,就是突然发现了多文体写作的美妙和乐趣。

王梅老师对文学本来就情有独钟,工作之余经常阅读《收获》、《十月》、《诗刊》等一般图书馆员不怎么关注的纯文学杂志,偶尔还写些随笔、诗歌、散文诗,进入多文体写作的境界之后,她体内的文学细胞得到了激活,和图书馆学发生了成功嫁接,她的专业感悟就像鞭炮一样发生了连环爆炸,一个个亮点,一朵朵精彩,一缕缕哲思,一串串快乐,滔滔不绝、次第绽放。这些短章小品汇聚起来,就是本书中的感性部分。这部分带给王梅老师充实、自信、豁达的职业情怀,传达了图书馆员的快乐,见证了王梅老师在写作和职业体验上的凤凰涅槃。哪位图书馆员,特别是人到中年的女性图书馆员,如果也想仿效王梅老师,成为一个内心自得其乐的职场女性,不妨细读这一部分。

对于所有活跃于网络的学者而言,在充分享受网络写作的自由的同时,也要时刻警惕网络写作的特点和惯性对严肃的学术写作的污染和稀释,要分清二者之间可以输血的部分和绝对排异的部分。比如一些网络缩略语,“喜大普奔”之类,就不适合于学术论文。作为学术期刊的编辑,我特别不愿意听到议论,说是因为我等的倡导,图书馆学论文呈现网语化、口语化的迹象。令人高兴的是,王梅老师既享受了网络写作的乐趣,又维护了论文写作的纯正,对两者作了认真的区分。她的新著的前半部分都是理性严谨的图书馆学论文,而且选题广泛,涵盖图书馆哲学、图书馆权利、图书馆阅读推广、制度图书馆学等众多前沿问题。圈内人有目共睹,王梅老师爱上网络写作以来,论文不但没有减少,反而高产了,质量也有很大提高,在学术期刊上的曝光率越来越高。这种左手理性、右手感性,既敬畏学术又释放情感,让随笔和论文互相促进而不相干扰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

近几年来,有人模仿“武林”一词,以“图林”指代图书馆界,这实际是个有歧义的说法,绘画界、摄影界和制图界难道不能称为“图林”吗?我个人认为,既然杜定友前辈发明了“圖”字,作为“图书馆”三个字的缩写,那么不妨将图书馆界称为“圖林”。在多姿多彩的“圖林”里,王梅老师就像是一枝盛放的梅花,她的新著香远溢清,为圖林送来了美的颜色、鲜的味道。希望大家都能来看、来嗅、来欣赏,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圖林的一道风景。

据粗略检索,本书中有18处提到了“王波”,由衷感谢王梅大姐对本人的厚爱。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意浓,期待更多的图书馆员进入到多文体写作的佳境,体验到理性和感性双追求、双丰收的满足和喜悦。

(王波,《大学图书馆学报》副主编,北京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与心理健康委员会主任,图书馆学期刊编辑出版专业委员会委员、《图书馆报》编委。著有《阅读疗法》、《快乐的软图书馆学》等。)

理性为王 诗意如梅(序四)

熊 伟

实话实说,我迄今还未曾与山东理工大学图书馆王梅直接见过面。但是,在科学传播高度发达的当代,“相识何必曾相逢”呢?以学术期刊与个人博客为媒介,我在图书馆学的百花园中已经关注她许久并衷心赞许她的与众不同——是一个兼具较强思辨能力与较高文艺素养的当代优秀中青年学者。今年上半年,读过她发表的几篇研究“图书馆智慧服务”论文后,便萌发了与之联系交流的愿望。当我把电话打到她所在的图书馆试着打探她的消息时,怎么都没有想到,接电话者恰好就是她本人。我们自此正式“接上头”了,不仅有了其他学术问题的深入交流,还有了诗词上的唱和。承蒙她认为我是她图书馆学术研究上的同行知音,为了不辜负她邀请我为其新著撰写序言的诚意,于是斗胆写上几句并非序言的感想,主要想表示对她新著出版的衷心祝贺。

通读王梅邮发的书稿之后,首先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作家王朔的一篇小说的标题:“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总体印象呢?现在想来,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该书的题名准确揭示了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即一部分是有着理性探索精神的图书馆基础理论研究论文,另一部分是有着诗性审美追求的图书馆职业学术随笔与文学习作。学术理性的具体形象犹如“海水”,时常令人敬畏它的浩瀚无际,而诗性审美的具体形象恰似“火焰”,时常令人向往它的激情迸发。该书的确既冷静荡漾着“海水”,也炽烈燃烧着“火焰”。二是当代图书馆事业与职业发展的客观状态让我们的内心深感纠结:一方面对它们的历史积弊与现实窘境充满忧伤,另一方面又对它们的进步趋势与光明前景充满希望。“忧伤”就像冰冷的“海水”在心头流淌,时常令人刺骨与清醒,而“希望”就像不灭的“火焰”,时常令人眷恋与执着。三是“图书馆”至少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是“智慧汪洋”的崇高形象,因为在人类世界中,的确再没有比它更加博大精深并且万古不朽的“智慧主体”了。任何时期的图书馆事业与职业都像大海一样宽广,容纳着自己立业创学以来的一切正面的或负面的社会评价,更容纳着从业者极为驳杂的心态与毁誉交织的言行。“图书馆”这种独特形象始终吸引着我可以“生死相许”地与之依偎,并且以“甘之如饴”的心态为了实现它的使命而火热地奋斗。一个正常的职业人,特别是一个正常的学者,不仅需要感性的生活,更需要理性的认知生活与诗性的审美生活,否则,我们就很难在平凡的职业中发现并坚振其不平凡的意义。王梅不仅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果敢地做了理性思维与诗性思维的“融合性”的探索。其长期探索的物化成果就是该书的问世,将呈现给我们同行的不仅有图书馆学“真”的启示,而且还有图书馆职业“美”的韵致。

众所周知,图书馆学有着非常特殊而且曲折的“立学”经历。总体来看,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经验知识体系”,正在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知识体系”,将要形成较为完备的“价值知识体系”。其中,当代图书馆学“经验知识体系”继承和发展了图书馆以职业技能为核心的经验知识传统,强调学科知识的经验性质和应用性质,在研究范式带有鲜明的实用主义方法

论特征,至今在图书馆职业领域仍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受时代教育背景与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即使一些图书情报专业毕业的图书馆员和专业教师,也较为轻视甚至公然讥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客观导致图书馆学的“理论知识体系”迄今尚不完善。根据我们近年来的馆员生存状况与思想动态调查,80%的馆员入职时不具备图书情报及相关专业背景同时并非因为认同图书馆的职业价值而选择从事该职业,主要为了晋升图书资料系列的职称被迫加入了“图情科研大军”。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长期以来图书馆学研究“参差不齐”、“鱼龙混杂”和“垃圾丛生”等现象的成因,更不难理解“经验知识体系”在图书馆职业领域仍占据主导地位而发展“理论知识体系”困难重重的成因。没有较为完善的“理论知识体系”,图书馆学能被称为一门公认的成熟的科学体系吗?决不可能!因此,我与许多基础理论研究者同道坚持认为,目前图书馆学仍是一门成长中的年轻学科,面临着极为艰巨的“理论知识体系”建设任务,并且只有进行时而无完成时。截止目前,我国主攻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学者并不多,至于女性学者更是稀少。因此,我很早就发现了王梅的“与众不同”,不时会浏览她的博客,还会检索阅读她的一些作品,重点欣赏其独到的理论观点。据我了解,王梅入职前的学科背景尽管不是图情学专业,由于她高度认同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并坚持对图书馆学理论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学习、思考与探索。在此基础上,她深刻认识到“从一门学科的整体走向上来说,其基础研究领域的内容是最丰富的,也是最容易令人心动的”,非常自觉选择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先后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图书馆哲学、图书馆人文内涵、图书馆精神、图书馆权利、图书馆制度、图书馆公共性和图书馆阅读论等多个研究领域进行了辛勤耕耘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该书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精心梳理,为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

我时常回想起,在20多年的学术与职业生涯中,读书览网、摘要札记、编年录事和吟诗作对等休闲活动给自己所带来的美好体验,特别是对于艰苦学术研究过程的心灵慰藉。近年来,我还发现:图书馆员如果能够愈来愈多地成为当代文学作品的正面主体形象,将有力鼓舞馆员的士气,有效激发馆员提供优质服务的自觉性,这才是图书馆事业与职业兴旺发达的精神保障。因此,我逐步重视倡导开展图书馆文学创作与研究,呼吁图书馆员大力建构积极乐观的日常生活精神世界。基于以上认识,我非常理解并且完全赞同王梅的职业生活方式,即保持理性和感性相互统一与相互激发的状态。学术研究既需要理性的深度思考,也需要感性的情感着迷,特别是诗意的升华,从而可以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与必要的热情。令人惊喜的是,该书以三大卷的篇幅收录了王梅近些年的学术随笔与文学习作,可以让我们广大同行能够非常轻松地分享她原生态的理性思考与自传性的心路历程,从而更加热爱我们本来就非常精彩的学术与职业。

理性为王,诗意如梅。海火交织,蔚为大观。我坚定相信并衷心祝愿,王梅以《图书馆学研究的理性与感性》的出版为契机,还会有更多的优秀作品陆续问世,将给我们传递更多的图书馆学正能量。

2013年11月24日于西安杏园

(熊伟,男,1973年生,陕西商南人,管理学硕士,副研究馆员。现任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图书文献与信息传播研究所常务所长,《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编委。主要社会兼职:陕西省社会科学信息学会副秘书长、学术委员、企业工作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图书情报界中青年十年科技攻关计划执行办公室主任;陕西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编辑出版委员会委员、《当代图书馆》编委、审稿人;《百度百科》管理学科学术委员等。)

梅开理性感性间(序五)

张怀涛

与王梅的初识是2013年5月在河北大学举办的“2013华夏阅读论坛之孙犁百年诞辰纪念暨校园纯文学阅读推广研讨会”上,她情感真挚、视角独特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同仁的广泛关注。会议期间又与她几次交流,深深感到她绝对是一位忠诚于图书馆事业的、自觉的、真正的图书馆员。王梅于1991年供职于山东理工大学图书馆,20多年兢兢业业、勤奋笔耕的职业生涯使她收获了50多篇图书馆学专业论文,以及数量颇多的散文、随笔、诗歌、散文诗等,她的所思、所写大多反映在她的博客“图书馆员:王梅”和微博“王梅的图书馆”中。在王梅看来,学术就是对自己喜欢的问题进行不断思考和探讨的过程,就是一种存在,就是一种精神,就是一种追求,就是一种超越。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说,学术就是一个人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样态。王梅生存于图书馆的空间里,她乐于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进行独具自己风格的思考与实践,将自己的理性和情感全然投入于这实实在在的、平平常常的、默默无闻的职业生涯之中,把理性思考和情感体验用文字表述出来,在理性思考中掂量着图书馆学术的问题,在情感体验中诉说着图书馆职业人生的喜怒哀乐。这次,王梅把她的作品集结于《图书馆学研究的理性与感性》一书中,作为一名在图书馆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兵,我为她的努力而赞,为她的丰收而赞,因而写下几句貌似诗。

一束梅花开在宁静的图苑,
萦绕的清香把一种追求眷恋。
霞辉的影照,是长是短?
清晰的根系,是深是浅?

思考实践的潮荡远理性的帆,
挥动着的桨可否给力、自然?
每一次风雨的拍打都需要记录,
每一次航程的变化都从容坦言。

心灵体验的风吹旺感性的火,
一片片枫叶轻轻飘落在前面。
花开花落的微笑值得细细聆听,
半亩方塘里投射出轻快的双眼。

一位真正的馆员把梦筑在图苑，
一串串绮丽的音符凝聚在方寸之间。
热爱与坚持是最珍贵的品质，
哪怕为理想的大厦只添一瓦一砖。

于中原工学院图书馆

(张怀涛:1982年1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研究馆员。现任中原工学院图书馆馆长、信息资源研究所所长,郑州大学、黄淮学院兼职教授。先后任教育部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委员及期刊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及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阅读与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学术顾问,副理事长及学术委员会主任,河南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省科技情报学会常务理事。)

目 录

卷一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之我见

前言:图书馆员应具有对图书馆“理论”的信念与追求	3
第一章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	5
第一节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什么?	5
第二节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属性	11
第三节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抽象性	16
第四节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独立性	19
第二章 图书馆哲学研究	24
第一节 图书馆哲学是重要的概念研究	24
第二节 图书馆哲学具有核心观念功能	31
第三节 图书馆哲学的表现形式——“图书馆生活哲学”	33
第四节 图书馆学“学理性”与“技术性”范式的哲学思考	40
第三章 图书馆人文研究	48
第一节 图书馆学研究的人文内涵	48
第二节 图书馆哲学研究的人文转向(一)	54
第三节 图书馆哲学研究的人文转向(二)	56
第四节 图书馆学研究人文转向的前提	62
第五节 图书馆学研究人文转向的关键	66
第六节 图书馆学人文研究的重点——图书馆日常工作	71
第四章 “图书馆精神”研究	76
第一节 “图书馆精神”的两种形态概述	76
第二节 “图书馆精神”的迷失与重建	83
第三节 “图书馆精神”的理念、权利与制度意义	88
第四节 “图书馆精神”的“独特性”思考	94

第五章 “图书馆权利”研究	101
第一节 “图书馆权利”的概念界定	101
第二节 “图书馆权利”的文本分析	107
第三节 “图书馆权利”的术语之辩论与价值之重	110
第六章 “图书馆制度”研究	118
第一节 图书馆的“制度安排”	118
第二节 图书馆的“制度意识”与“制度安排”的关系	123
第三节 “图书馆制度”的归宿在于“制度创新”	128
第七章 “图书馆公共性”研究	135
第一节 我国人文图书馆学研究的“公共性”分析	135
第二节 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公共性”转向	142
第三节 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公共性”价值的重要性	147
第八章 “图书馆阅读论”研究	153
第一节 要重视“图书馆阅读”现象及其研究	153
第二节 图书馆阅读论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意义	157
第三节 图书馆阅读论研究的目的与任务	161

卷二 “图书馆员”研究随笔

前言：随笔写作是图书馆员的一种职业习惯	169
一、图书馆员的“图书馆哲学”	171
1. 图书馆员的“心灵鸡汤”谁来煲？	171
2. 图书馆员心灵世界里的两条鲜活之鱼	172
3. 图书馆员日常工作哲学的必要性	173
4. 图书馆员，请时时凝视！	174
5. “图书馆员的哲学”不是可有可无的	176
6. 图书馆员的复活	178
7. 图书馆员的第二空间和第二思维	179
8. 图书馆员生活哲学的“快乐之旅”	180
9. 图书馆员的戏剧是“爆炸人生”	182
10. “四十不惑”的“图书馆员”之解	183
11. 谈谈哲学对理解图书馆的用处	184
12. 做一个综合性的图书馆员	185